

经验与创新

——浅议河池作家群

□石一宁(壮族)

创新。作为民族地区的多民族作家群体,河池作家群面临着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再接再厉奉献更多精品力作的时代课题。担当文学使命,为时代放歌、为人民抒怀,要求河池作家群锐意创新,砥砺前行,勇攀文学高峰。

创新须建立在继承的基础上。任何成功的创新都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后人与前人的关系虽然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但后浪首先是跟在前浪的后面,否则成不了后浪。河池作家群的新生代要向前辈作家学习,学习他们对文学的虔诚,对生活的深入,对真善美的价值追求。

深刻认识历史文化资源对创新的意义。河池丰富的多民族历史文化资源,在相当程度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比如民歌和山歌文化是河池最具特色的民间文学传统。河池是刘三姐的家乡,宜州最早把刘三姐的形象和刘三姐的歌谣编成彩调剧并搬上舞台,从而掀起了20世纪50年代广西彩调剧《刘三姐》会演的热潮。接着电影《刘三姐》在国内外巡回放映,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觉得河池作家要创新性地继承本土的历史文化传统,做好传统与现当代、民间文学与当代作家文学的对接与转换,从而更鲜明地在中国文学的版图上标志自己的存在。我从近年来凡一平的“上岭系列”小说(如《歌王》)看到了这样的一努力。在中外文学当中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如贾平凹的《秦腔》、土耳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还希望河池作家群中有更多的作家对此有深入的认识并付诸实践。

从薄弱环节处进行创新。河池作家群硕果累累,成就斐然,小说、散文和诗歌都很出色,但也不是没有弱项和短板。比如报告文学、纪实文学创作方面就是一个软肋。类似这样的薄弱环节,有待制定针对性的计划和举措来加强。我这里说的创新是指广义的创新,亦即创新不仅是创作手法和风格的创新,也包括文学工作、文学格局的创新。当然,重点要放在创作手法和形式风格的创新上,在这一方面东西和鬼子的作品作了很好的示范。

当下河池作家群正处于一个非常好的发展时期,有很高涨的士气和很浓郁的创作氛围。有着东西荣获茅盾文学奖的榜样,乘着第十三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在广西颁奖的东风,我祝愿河池作家群立足河池和广西,放眼全国乃至世界,在文学的广阔天地间不断深耕特色,锻造个性,飞越高远。

(作者系中国作协第十届全委会委员、《民族文学》原主编)



新世纪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河池作家群以惊人的速度崛起,成为河池乃至广西亮丽的文化名片和品牌,同时也是中国文坛一个引人注目的存在。中国当代著名的地市级作家群,首推南阳作家群,其次,我认为当属河池作家群。

河池作家群的快速崛起,绝不是偶然的,有其内因和外因的综合作用所形成的必然性。我个人观察,有以下值得总结的成就和经验。

河池作家群的多民族文学风貌。河池是一个多民族聚居地,全市有壮、汉、瑶、仫佬、毛南、苗、侗、水、土家等民族,少数民族人口321万人,占总人口的83%,是广西少数民族聚居最多的地区之一。这一人口背景所决定的河池作家群的多民族成分和多民族文化遗产,包括壮语、汉语、桂柳方言以及其他少数民族语言的使用,影响甚至规约了河池作家群的文学书写和表达方式,使河池作家群的创作呈现了多民族的丰富多彩的风情和风貌。以东西为例,他的不少作品折射了他所生长的故乡的多民族文化背景,而且在相关创作谈中他也坦率地提到这一点。比如2017年在应约为《民族文学》第10期撰写的“卷首语”中,他谈到家乡天峨的向阳镇平腊村桂花屯住着自己的罗姓壮族寄客(千爹),小时候在寄客那里,发现和了解了很多壮族的生活和风俗,自己一家人身上偶尔也会穿上寄娘和寄姐用织布机织出的土布剪裁而成的唐装。白切鸡、酱血鸭、米花糖,他都是在寄客家吃到的。壮族姑娘小伙在婚礼上男女打成一

片,在田野追逐的身影,成为他少年时代的镜头。而这种娱乐精神,在他生活的汉族地区从未见过。他这样写道:“在我充满幻想的发育期,我接触到了壮族文化。这个民族的文化有情有趣,大胆开放,它让我在禁欲的时代看到了人性,在贫困的日子体会富裕,在无趣的年头感受快乐,而更为重要的是我在与壮族的交往和对比中,发现了人性的丰富,看到了天地间无拘无束的自由……它在我恐惧的心里注入胆量,在我自恋的性格中注入开放,在我羸弱的身体内注入野性……”“我出生在广西,成长于多民族文化交融的环境,多彩的生活给我提供了创作灵感,也塑造了我更为丰富的写作个性。”他还指出,河池的少数民族作家,同样也在共享着多民族文化交融的滋养。他说:“现在,我经常跟几个壮族作家在一起……从他们身上,我还能看到当年桂花屯壮族人的某些影子。但当时,他们也具有了非壮族人的特质。因为他们读过《诗经》《三国演义》和《红楼梦》,读过鲁迅、卡夫卡、托尔斯泰和巴尔扎克,看过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吃过麦当劳。当我这个汉族人在吸收壮族文化的同时,他们也在吸收汉族和其他民族的文化。”河池作家群的创作就是既体现着多民族文化的传承,也彼此作为多民族文化的载体而互相借鉴。

河池作家群可观的阵容和影响力。“广西作家半河池”,河池作家有的在中国文坛名字响当当,有的创作正在活跃风头正劲,有的在创作上成就不俗,有的创作潜力可期。河池作家群分

别荣获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百花文学奖、《小说选刊》双年奖、十月文学奖、《民族文学》年度奖等等。一个地方作家人数众多并不是偶然的,从作家阵容这一表象可以反映出这一地域的历史传统、文化建设、教育水准等深层次的内涵。

强有力的文学组织和政策举措。20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河池作家群重要成员之一的潘琦担任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期间,推动出台了促进广西文学发展的一系列重要举措,理所当然地惠及河池作家和河池文学创作。河池市各级党政部门及其领导十分重视和支持文学工作,一些领导干部还身体力行地进行业余创作。2022年,河池市委、市政府制定《河池市壮大“河池作家群”实施方案》,持续举办“刘三姐文艺艺术节”评选。2023年初,河池市召开了文艺精品创作研讨会,各县(区)也制定了相关鼓励文学创作的政策。河池市文联在其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进入新时代以来,河池市文联创新工作方式,积极组织各类文学培训,推动并实现了《民族文学》创阅中心在全市各县(市、区)全覆盖,为河池文学、河池作家“走出去”,登上名刊大刊,使河池作家群进一步发展壮大,做了大量具体而细致的工作。

一时代有一时代的文学。时代不同,文学的面貌各异。这其中,有创新的重要因素。创新是文学发展的引擎,创新赋予文学新的活力。河池作家群所取得的成就,也在于不断地

海天壮阔夜潮涌

「大海」意象与高作苦的诗意世界

□向晓彤

高作苦的作品既有对日常生活的细腻描绘,也有对宏大主题的深入探讨。他的诗歌,“海”这一意象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组诗《蔚蓝十八帖》中,“海”不仅仅作为一个自然景物出现,更承载着多重意义的联想。大海与高作苦对于生命、爱情和生活的感悟交织在一起,构成了独属于诗人的诗意世界,也成为了读者与作者之间建立情感共鸣的桥梁和纽带。

在高作苦有关海的诗歌中,“海”这一意象往往与生命相联系,展现出作者对于生与死、生命意义与人生价值的思考。比如,在《大海的死法》中,“死去的大海还活着,活着的大海又死去,像圆月的月亮/又渐渐残缺”,在这里,高作苦将海的起伏与平静的两种不同状态,看作是海洋的生与死,极具诗性与自我特征。“海”作为客体,是通过主体的认知形式反映出来的,因而更能够体现出作者内心的感悟和对自然的情感,也使其与生命形成了更紧密的联系。同时,高作苦也在这首诗歌中表达了对于人生态度的思考:“在海边,做一个低调的人/不知魏晋,无问西东”,展现出作者的生命价值观念,也传达出他对与大海为伴的纯粹美好生活的渴望,读者也能够能够在阅读的过程中,与诗人的内心世界产生连接,用发现的眼光看待诗歌中的独特表达。

高作苦的诗歌是平易的,他并没有站在文学的空中楼阁中展现其神圣性,而是使用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来作为情感抒发的载体,因而更能够引起每一位普通读者的共鸣。在《海上花》中,诗人道:“我不明白,慷慨赴死的浪花/内心有着怎样炽热的火焰/无数浪花都在前赴后继/生当何欢,必当荡尽世界的阴霾”,这与《大海的死法》中呈现的情感有所不同,体现的是作者看到浪花冲击岸边时,内心涌起的澎湃之情,是一种对生命力量的伟大赞颂。“慷慨”“炽热”“前赴后继”等词语的使用,赋予了浪花以人的情感,体现出了冲破生命束缚、释放自我激情和为美好世界作出贡献的热情。高作苦选取的浪花拍打海岸的场景,是我们生活中经常看到的场面,但是他通过对自然景象的描绘,从中发掘出诗意,并且融合自己对于生命与人生价值的思考,让文本与更大的世界相联系。他也在《海上花》中加入了一些陌生化表达,比如“都说花开堪折

直须折,就折一朵浪花吧/在这闷雷滚滚的雷州半岛”,浪花本来是由水构成的,既不能被定型,更不能被采摘,但是诗人却说“折一朵浪花”,这种陌生化效果极大地增强了诗性特征,也增强了作品的吸引力。

在组诗《蔚蓝十八帖》中,以爱情为主题的诗歌占据了极大的篇幅,这也与大海自带的浪漫气息和氛围有关。诗人在书写的过程中,加入了自己对于海边浪漫经历的回忆,融入了个人的生命情感体验,体现出了个人化、具体性的特点。同时,诗人还借助许多与“海”相关的意象,如海鸟、礁石、鱼群、晚霞等,来构建一个与海相关的诗意宇宙,在这里,他可以自由地进行表达与情感的抒发。《蔚蓝十八帖》中,有几篇具有关联性的诗歌,在题目和内容上都可以看出它们之间的互补性关系。这几篇诗分别是《浪漫海岸的浪》《浪漫海岸的漫》《浪漫海岸的海》以及《浪漫海岸的岸》,把这几篇的诗名中的最后一个字相连,又可以形成一个“浪漫海岸”的组合,可见它们在主题和描写对象上的相关性。作者将“浪漫海岸”这一词汇逐字拆开,分别对其不同方面进行描写,体现出了诗人的巧思。还有两篇诗歌分别名为《浪漫海岸的爱情》以及《在浪漫海岸,必须抱住一些什么》,也是对“浪漫海岸”这一内容的补充和回答。

高作苦的诗篇中往往有十分新奇的比喻,给人以形象化和趣味性的阅读感受。比如《浪漫海岸的岸》中“海岸抱起无边的浪花,无辜的浪花/像强抢民女的恶霸,内心有小小激动/把鼓打起来”,这一句将海岸比作强抢民女的恶霸,直观且生动展示了浪花在拍打海岸之后又消失的情景。还有《浪漫海岸的浪》中写到的“但我会顽固地爱一个人/像浪花爱上船,把它打沉到海底”,则展现出了作者对于爱情的看法,也体现了爱情带给人的猛烈的情感冲击,这种情感甚至有时具有极强的摧毁性。

当然,在高作苦的诗歌中,“海”这一自然意象也与诗人的生活感受密切相关。诗歌是无处不在的,每个人都可以捕捉自己在刹那间诗性感受,并将其转化为文字形式的诗歌语言,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中的诗人。因而,诗歌中所呈现的,绝大部分也是人们对于日常生活的感悟与思考,以及对平

凡小事的诗意发掘。但高作苦诗歌中呈现的对于生活的思考并不仅仅停留在其表面,而是以一种历史纵深的视角来对生活的意义进行宏观层面的探寻,这其中,也积淀着文化与文明的历史痕迹。

在高作苦的诗歌《海风吹》中,他将自己在海边看见货轮的情景与产生的想象真实地呈现了出来。他看见浪花拍打着货轮,展开了对于货轮过往经历的想象。“货轮上,曾有盛世繁花,多少人的青春和汗水”,体现作者对于历史上作为个体的“人”的思索,他不仅仅停留在看见货轮驶过大海的表面现象上,而是思考着货轮之上曾经发生过怎样的故事,体现出诗人对具体的人的生活状况的关注。他的小诗体现着对生活的哲理性思考,也传递着他对生活的态度。在《南海来信》中,“那些愿与生活和解的人,混迹于菜市/与太阳一同升起,随月色一道隐形”“差点忘了:一位水手偶遇中华白海豚/并不像闪电,反而像积雪消融”。这些诗句都体现出作者对日常生活的细腻观察,他因此能够写出如此富有创造力和生命力的文字。“菜市”“鱼虾”“邮票”等富有生活气息的词语的使用,增强了诗歌的生命表现力与情感共鸣性。作者不仅仅是在记录自己,也是在写作的过程中通过诗这一特殊的言语活动,建立与读者之间的情感联系。

当然,高作苦的诗歌在记录生活感悟的同时,也融入了一些中国传统诗歌的表达,增强了其作品文学性与审美性。在《从大海中提炼一些细节》中,“浪淘沙,惊雷无痕/从涨潮中,提炼你弯曲的航线/退潮时,你卷走了人间千堆雪”,这便是化用了苏轼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也给读者以时空交错的古今对话之感。这种对于文学经典的回归,也是一种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体现出了作者对语言、经验与真实的理解。

总之,高作苦的诗歌以“海”为媒介,表达了对生命、爱情与自然的感悟,体现了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生命价值的深刻思考。“海”作为一个符号化的意象,在其诗歌中生发出了多重的意义联想,是他在生活的磨砺、岁月的沉淀以及心灵不断地追寻中,走出的属于自己的路径,相信他在这条道路上有更多的收获和结晶。

(作者系武汉大学学生)